

“打开” 老房子的人



VV 改造后的内山书局

“我叫周树人。”
“哦，您是鲁迅？久仰大名。我知道您从广州来到上海，但是我不认识您，真对不起。”

1927年，鲁迅初遇内山完造时的这番对话，如今在内山书局的墙面上可见，就在楼梯口最显眼处。“书局还在装修时，许多人就趴在窗台上读这两句话，每天都有人追问什么时候开业。”内山书局总设计师沈晓明说。

内山书局、木刻讲习所、鲁迅存书室……处处原本或闲置或零散的空间，被重新“打开”，吸引不少年轻人、运营者入驻。以鲁迅精神文化为核心，有的叠加多元业态，有的成为社区会客厅。“大先生”的足迹被一一点亮，一条蜿蜒的“鲁迅小道”为城市更新注入带着历史感的活力。

历史“彩蛋”给人以沉浸感

1927年，鲁迅定居上海后不久，便成为寓所附近的内山书店的常客。有人统计，鲁迅曾500多次来到内山书店，购入1000多本图书，友人代购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。他经常来店里买书、会客，参与文化沙龙，组织木刻讲习和展览。鲁迅与内山的深厚友谊，也在这里生根发芽。

如今的内山书局，由内山书店旧址、前新华书店山阴路店和周围空间贯通后修缮改造而成，上下3层，将原来仅100余平方米的内山书店，扩展为800余平方米。书局的不同空间，分别以鲁迅文集为名。

推开书局的门，近百年前的场景在各种设计细节中被原样复刻，一系列历史“彩蛋”给人以满满的沉浸感——

门后衣架挂着一条红色围巾，那是萧红的标志性打扮，萧红、萧军正是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。走进店堂，有一张四方桌，周围摆放着一圈藤椅，其中一把是鲁迅专用，与历史照片中的一模一样。在二楼读者阅读区，长桌上摊开放着《北斗》的那张座位，写着“丁玲留座”。书架前的梯子，周海婴常攀附其上，看大人们交谈。还有绿灯罩台灯、白瓷烟灰缸、木刻肖像版画、《朝花》《奔流》等杂志期刊、邮戳与美浓纸……曾经出现在相关记载里的种种物件，伸手可触。

“我们把提到内山书局的所有相关资料史料全都翻找了出来，在桌上堆起厚厚一摞。”沈晓明说，“因为真实才有力量，才会吸引人们走进其中。”

一楼咖啡店和花店融合

在内山书局一楼，咖啡店与花店融合的区域，被命名为“南腔北调集”。

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室内，周身被书本环绕，不远处有鲜花缤纷，鼻尖有咖啡香气……石藤咖啡的环境十分舒适。咖啡店合伙人徐海军说，咖啡店与书局联营，看重的是相互引流，形成叠加效应。石藤咖啡也结合书局气质，尝试有创新特色的文化输出，比如推出限定特调咖啡“朝花夕拾”“社戏”，广受好评。“山阴路老建筑多、老年人多，尤其在工作日，不少衣着考究的中老年人喜欢来这里坐一坐，点一杯咖啡，和朋友聊聊天，或者一个人安静地看书、看风景。这或许也是一种独特的上海气质。”徐海军感慨。

而引入花店的想法与内山完造有关，因为内山完造的夫人是一位爱花之人，《鲁迅日记》中曾有“内山夫人来，邀广平同往长春路看插花展览会”的记载。因紧邻甜爱路，每到情人节、七夕等节日，花店内必然“爆单”，所有店员帮着一起加班，运营已远超预期。

内山书局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历



VV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居民正在内山书局花店

史，但整个运营团队十分年轻，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，各有专长，能独立策划文化沙龙，也能设计文创产品。90后店长王文彦曾在日本留学，是内山书局最早“入伙”的员工。

“大家可以进来看书，也可以会客、喝茶、吃点心，探讨社会话题，走的时候顺手带点小杂货、小零食……”在他看来，内山书局更像一个多元的文化活动空间，给来到这里的人以精神滋养。一如当年的内山书店。

以书会友凝聚不同人群

如何与内山书局楼上约20户居民相处，也是运营者需要做的“功课”。王文彦说，时不时就有意想不到的插曲。“一个月前，书店后仓库突然‘下雨’，房顶的灯因为漏电直接爆了。百年老建筑最怕的就是进水，幸好店员及时发现并上楼提醒，原来是楼上住户忘关水龙头，导致公共水池里的水一直漫到楼下。所幸，书籍没有受损。”“还有一次，书店的空调外机噪声干扰到了邻居，引来投诉。我们立刻着手安装了隔音设备。”

王文彦坦言，书店“嵌入”社区，日常发生一些小摩擦在所难免。“关键是我们做好应对，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。渐渐地，我们也和这些邻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，他们有时也愿意走进来看看、坐坐。”

吸引居民们走进来看看、坐坐的，不止是书而已。开业一年，内山书局举办的讲座、团建、展览等各类活动不下百场，尤其是先后两期举办的“大先生的会客厅”讲座，每一场都座无虚席。

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党建办主任杨梅杰告诉记者，在老城区公共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内山书局就像一个聚合点，把不同的人群聚集在一起，也聚集起了对鲁迅先生的热爱。它也是社区的会客厅，在这里，人们以书会友，通过思想碰撞、情感交流，凝聚社区温度。

在离内山书局不远的沙逊群楼，有一处鲁迅先生的木刻讲习所旧址。改造前，它的二楼室内空间是余庆坊居委会办公室，底层空置，开放性有限。后来，一楼成了木刻讲习所资料陈列馆，二楼居委会内部空间被改为社区会客厅，撤掉传统办公工位，只保留共享工位，居民有了更多公共空间。

“这是我们基层工作改革和创新的一种探索。”余庆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齐虹说，居委会干部在二楼社区会客厅开放式办公，与社区居民“零距离”沟通。这里还融入了“一网通办”相关服务，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解决办事需求，和谐社区关系更上了一个台阶。

夫妻茶馆经历“二次装修”

上周，在长山路与溧阳路的转角处，一排脚手架被拆除，标志着鲁迅存书室旧址的修缮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，底楼店铺也不再被遮挡。溪湖灵隐茶馆的店主周成丰、邱娇丹夫妇收下了悬挂多日的“正常经营”标牌，将店面打扫一新。

夫妻俩盘下这间店的理由很简单。邱娇丹说：“经过溧阳路，好像有一种莫名的‘磁场’深深吸引着我，也是一种缘分吧。”后来她才知道，原来吸引自己的“磁场”来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茶馆背后，就藏着鲁迅存书室旧址。

在鲁迅存书室修缮的这段时间里，茶馆的生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“一开始我们并不太乐意，因为我们茶馆的内部装修在3月份刚刚完成，还没营业多久，外面就搭起了脚手架。”邱娇丹说，“后来街道负责人拿着设计图纸给我们看，一下子就觉得生意可以暂时抛开，我们愿意去支持。”

“有一天，师傅在修缮墙面的时候，外墙一块砖掉了下来，就这样，我们与工程队认识了。”周成丰饶有兴致地将这次经历称为“一砖之缘”。后来，存书室修缮工程现场负责人毛正海有了空

就到茶馆坐坐，与夫妻俩讨论施工进度：“木材叫老杨松，我们特意从苏州找来的。”“填缝勾缝都要到位。”“木窗木门就是当年的模样。”……茶馆在修缮中卸下了铝合金窗户，重新装上木质门窗，邱娇丹还跑了好几家旧货店，淘来一把与之相称的黄铜锁。“每天看着存书室一点点露出真容，相信之后这里也会成为新的打卡地。”周成丰说，传统文化就需要更好地传承发扬，希望更多年轻人能看到当年的模样。

“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是一座巨大的矿山，我们希望在这些公共空间里，和大家一起回顾鲁迅先生的创作生涯和每一个人生重要阶段，走入先生的精神腹地。”杨梅杰说。

伴随着木刻讲习所、内山书局、鲁迅存书室的先后加入，1600余米“鲁迅小道”关键节点日臻完善，形态也越来越丰富。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这批老建筑活化利用的典型案列，持续提升城区文化品质，成为凸显虹口“文化三地”的一抹亮色。